



与时光，擦肩而过。

她的一生，因为回忆，变得那么短又那么长。
他之后，她渐渐相信，爱情与她，早已经擦肩而过。
是信仰而非依靠。

时擦



笔
著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擦 / 笙离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229-11586-9

I. ①时… II. ①笙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5378号

时擦

SHI CA

笙 离 著

责任编辑：郭莹莹

责任校对：杨 婧

封面插画：Violet

封面设计：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@qq.com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：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：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：6.875 字数：253千

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1586-9

定价：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
录

第一章	喜欢是长在心底的藤蔓	/1
第二章	我们的结局南北背驰	/17
第三章	平波暗涌	/31
第四章	从未预期的相遇	/48
第五章	可不可以不坚强	/60
第六章	浅喜深爱	/82
第七章	不快乐的新年快乐	/101
第八章	相处开始觉情动	/119
第九章	爱在雪融后	/135
第十章	迟到十年的缘分	/148
第十一章	手牵手的浪漫	/161
第十二章	我的家就是你的归途	/177
番外	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	/193
番外：	十年缤纷咫尺天涯	/201
番外：	牡丹亭外	/207

第一章 喜欢是长在心底的藤蔓

那是一个潮湿的初冬的早上，学校那栋白色的教学楼融化在白雾里，只看见透明的或淡绿的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，幽幽地，一重一重地叠在一起。

突如其来的大雾，让很多人迟到，在校门口值班的教导主任也不好发火，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：“动作快点，到教室不要废话赶快早读。”

宋佳南推着自行车随着大部队进了车库，找到一个方便取车的位置，上锁，取书包。就在他顺手把车尾挪正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她看见前排停车位上站着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，背影煞是好看，身姿挺拔，蓝白相间的运动校服穿在身上很合身，袖子卷到手臂上，露出手腕上的手表，表面亮闪闪的。他正在费力地给自己的车挪出一点空间，动作有些迟钝，但是很优雅，宋佳南不由得多看了一眼他的背影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亦如往常一样的清晨，让人筋疲力尽的早读一结束，大家都涌去楼下打热水，热水锅炉旁被围得满满的，第一节课的任课老师走进来，嫌弃地挥挥手：“快把窗户打开，透透气，要睡觉的别睡了，清醒一下，站起来活动活动！”

一阵冷风窜到脑后，宋佳南哆嗦了两下，挣扎着从桌上爬起来，上课铃也响了起来，语文老师慢悠悠地在黑板上写下——《阿房宫赋》，宋佳南看了半晌然后撕下一张纸刷刷地写下几个字“中午我跟你去食堂吃饭，我爸妈出差”，递给后排的同学，说：“给张静康。”

不一会儿纸条又传了回来，除了一个“好”字，上面还画了一个笑脸。宋佳南将纸团揉了揉，随手丢到桌子里。老师平板枯燥的声音传了过来，让她昏昏欲睡，忽然，手背感到一阵温热，一个小小的光晕笼罩在胳膊上，细碎的光华慢慢地向四周延展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宽，最后连脸上都是暖和的冬阳。

心情忽然好起来，于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应对枯燥的课程。

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响起，但很快就被英语老师的嗓门盖过，伴随着哗啦啦的合上书本的声音：“同学们，不要动，我稍微延长一下，把这一段讲完。”

班级骚动一片，早有同学背靠在座位上不耐烦地看教室后面的钟，有人故意把书本掀得哗啦哗啦响，尺子、文具盒不约而同地掉在地上，班级里几个坐在最后的男生喊起来：“下课了，别的班都放了，食堂没饭吃了，车取不出来了。”

刚毕业的小老师自顾自地讲个不停，宋佳南往后望去，对上张静康愤愤的眼神，她笑起来，用口型比画：“反正打不到饭了，我们迟一点去吧。”

张静康夸张地打手势：“不行，我们一下课就冲出去，用跑的。”

隔壁班早下课了，走廊上有来来往往的学生，或是同情或是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，也有漂亮的女孩子倚在墙上，冲着教室里几个帅气的男生挤眉弄眼，英语小老师那句“Let's call it a day”还未结束，教室里就立刻炸开了锅，不到一分钟，走了大半的人。

张静康在教室门口喊：“宋佳南，你是猪吗？快点，慢死了，迟了就没排骨了。”

宋佳南欲哭无泪，对着好友几乎用恳求的语气：“大姐，你就别催啦，唉，你没看见我饭卡早就捏手上了吗？”

她们一路跑进食堂，食堂四周散落着一个个学生坐在餐桌边吃饭，窗口前是长长的队，不时有人端着令人眼红的排骨、鸡腿从眼前经过，张静康不断地抱怨：“那个英语老师好烦呀，怎么一天到晚地拖堂，我看她上课没有一次不拖的！”

宋佳南不以为意，不时地探出身子看看有多少菜被打完了，只是她再次探身的时候，眼前闪过一个熟悉的背影，依然是瘦削的肩膀，运动校服随意地搭在肩膀上，里面的白衬衫袖子也卷得很高，似乎刚上过体育课。

他低下身报了菜名，站到队伍的一边去，让下一个人走上前，然后从口袋里摸出饭卡，很快地滑过读卡机，宋佳南看着他端着盘子转身，在乱哄哄的食堂里，她竟然听见自己的心跳，艰难而又飞速，一瞬间，她移不开目光。

那是一张怎样淡漠的脸庞，苍白得几乎透明，狭长的眼睛毫无焦距地望着前方，碎发飘在额前，有意无意地挡住他的视线，嘴角的弧度深寒料峭，阴郁并且傲气。

这样的男孩子不可置疑地算得上是冷傲精致的少年，在十六七岁的年华中，就像夜来香开得那般娴静，那种清澈、干净的气质，绝对让人不能一眼看到他会拥有怎样一个灵魂。

他走路并不抬头，也许是习惯性的，微微低头。他从人群间擦过，走出宋佳南的视线，仅仅用了五秒钟。

可是，奇怪的是，并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他。

宋佳南这顿饭吃得极不专心，因为那个男生坐在离她不远的一张桌子旁，正面对着她，她斜起眼睛可以看见他用左手拿筷子，吃饭速度很快，但是吃相很优雅。

他吃完站起来把盘子端到盥洗间，从口袋里摸出耳机，塞在耳朵里，从小门出去，仍是微微低着头，面无表情。

她终于忍不住问出来：“张静康，那边那个男生是谁？”

嘴里塞着一块排骨的张静康艰难地转头，然后口齿不清地告诉她：“苏立。”

宋佳南放下筷子，努力地在脑中搜索这样一个名字，她知道这个名字对她来说不算陌生，可是一时间真的想不起来，张静康扭头又看了看她：“隔壁班的班长，就是八班的。”

她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，终于想起了关于他的所有传闻：初中是实验中学考来的，全市前几名，开学典礼上有表彰过，情理之中地进入高中最好的理科强化班。

再就是他家境阔绰，红三代背景，父亲是市长，母亲是本市教育局的局长，亲姐姐是全省家喻户晓的娱乐频道主持人苏瑾。

张静康看她一脸呆呆的样子，不满地用筷子敲敲她的手：“喂，宋佳南，快回神了，你居然连苏立都不认识，我真服了你了！”

宋佳南摇摇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，开学以来我就没看见过他。”

张静康哧哧地笑，“你都不晓得咱们班女生每天都走左边的楼梯道，为的是能多看他一眼。不过这个人说来也奇怪，不合群，人缘却不错，不然也不会做八班的班长。”

“那应该有不少女孩子喜欢他吧？”

“应该是吧，初中的我不清楚，高中的确实有几个，不过都是传言，也听说有人跟他告白，最后不了了之。”张静康撇起嘴，漫不经心地说，“我倒是很想知道这种人，到底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。”

宋佳南笑笑：“也许是学习很优秀的女孩子，还很漂亮。”

“你说的都是废话嘛，那种女孩子哪个男生不喜欢？”

张静康笑笑，故作神秘地把脸凑到了她面前：“宋佳南，你知道我们学

校的BBS吗？最近我们在上面玩得可疯了，上几届的几个帅哥学长上大学之后经常混在里面灌水，可有趣了。”

她“嗯”了一声，并不在意，张静康却说得滔滔不绝：“好像八班的苏立也经常混BBS，还是聆听天籁的版主，经常在上面推荐很多歌，你也喜欢听歌的，有没有兴趣一起玩啊？”

“我能有什么兴趣？没有。”

从办公室回来，高一的集体活动课已经过了大半，所有班级只剩下寥寥的几个人，宋佳南绕过长长的走廊，然后走过四楼的天桥，准备回班级。

冬天的下午短得可怜，昏黄的太阳照在光滑的大理石墙面上，映出她的影子。她慢慢地往班级方向走，十班在做大扫除，闹哄哄的，而她忽然注意到八班教室对着的栏杆上安静地趴着一个人，头微微地侧向一边。再走近一看，原来是苏立。

他的手随意地搭在栏杆上，向天空望去的目光似乎很专注，但是又像是什么都没看一样，额发熨帖地垂在耳际，耳朵里依然塞着耳机。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大片厚积的云朵在天空中以缓慢的速度位移，云层中有月亮的影子，天际一片惨淡的红。

那样的场景，竟因为绯红的霞光，有了种凄然的壮美。

原来他在看这个，宋佳南停住脚步，在四楼的天桥上，默默地向三楼看去，然后她看到有人来找苏立，他摘下耳机，转身进了教室。而她所在的那个角度，正好被挡住看不到教室的全貌。

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天桥上站那么长时间，当时的宋佳南只是想，苏立看上去很不快乐，他是那么的孤独，孤独得一个人双臂支撑在栏杆上，对着夕阳，皱着眉头望天。

他不快乐，那些欢笑与喧闹，好像离他真的很远很远。

她浑然不觉自己发呆出神，落在苏立身上的目光，已经不能移走。

后来，当她形容当时见到苏立的感觉时，她说，只是不由自主地向他看去，其他任何人，任何物体，都是陪衬，不需要存在，也都已经不存在。

这一眼，让她青春年少的绚烂瞬间变成了一张白纸，从此，白底黑字，满满的都是他的名字，抹不掉，力透纸背。

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注意上这个人呢？不论是每天上学不经意地

推车经过，还是每天放学之后的匆匆一瞥，或是每天广播体操音乐响起的时候，总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。或是心中默默期待他跟自己擦肩而过，面红心跳。

似乎有很多机会可以看见他，但是真正看见他的机会却很少，少到只要看到一眼，就觉得满心的欢喜，好似偷偷地尝到蜂蜜一样甜，满心的小喜欢。

期末考试刚结束，分数出来了，宋佳南发挥一般，普通班排了一个中上游，只是弱项数学依然丝毫没有起色，全靠强项语文和英语救了她一命。

下午大扫除的时候，宋佳南被分配去擦窗户，她整个人有些倦怠，快地搬了凳子去走廊上，一下轻一下重地擦起来，耳边还有中午吃饭时候妈妈对她说的话，无非是对她很失望之类的话，对于自己的成绩，她也只有一声叹息。

周围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关于考试的讨论中，隔壁班女生的议论声更是幽灵一般地窜进她的耳朵里，“这回苏立的数学又是第一名，数学那么难他居然能考 148 分，简直太强了！”

“是呀，要不是秦媛媛的副科比他好，这回第一名就要是他了。”

“嘿，我倒是觉得他们两个挺般配的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回事哦，不过看他们两个走得倒是挺近的，好像有点这个感觉。”

“哎呀，你声音小一点呀，想全校的人都听见呀？去小卖部买点东西去，走。”

对话戛然而止，两个女生手拉手离开了，宋佳南的手慢慢地从玻璃上缩了回来，跳下凳子，擦了擦手，然后默默地把凳子拖回了座位。

教室后墙的黑板上贴着醒目的一张纸，上面都是班级里每个人的名字，后面是他们两年后希望进的大学，她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面是中国人民大学，一种失落和无力感涌上心头，一言不发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拿起钱包就走。在后面扫地的张静康看到她那副郁郁寡欢的样子，忙喊住她：“宋佳南，去哪？”

“图书馆。”轻轻地丢下三个字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只剩下张静康摇头跟旁边人说：“估计没考好吧，看着样子没精打采的。”

每本书按照一定的顺序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，仿佛参加阅兵式的小锡兵。宋佳南喜欢这种在图书中穿行的感觉，喜欢把手指放在书脊上慢慢划过然后找到她想要的那本书。

手上的触感在不停地变换，有硬质，软软的，有时候会猛然地被绊住，

顿了一下又继续在书海里滑行，很有趣的游戏。

她想找一本几何参考书，好好恶补一下差得惨不忍睹的数学，她想到苏立的数学考了全年级第一，顿时有种难以言喻的失落和自卑。

隔壁过道传来窸窣的声响，宋佳南听到声响抬头望去，落日的余晖照在那个人的身上，在后面的书架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

她并未注意，轻轻的一阵脚步声过去，抬头再看，却是意料之外的人，还是那副淡淡的表情，袖子随意地挽在手臂上，手里是一大捧的书，正走向阅览区。

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宋佳南居然觉得自己的心跳加速，想看又不敢看的想法占据了她的思绪，她手忙脚乱地把手边的书插好，拿了一本书跟到了阅览区。

苏立的背影修长挺直，他的右手托在额头上，很闲适地歪向一边，侧面可以看到他尖尖的下巴和挺直的鼻梁，柔顺的发丝随着微风跳跃，左手时不时翻一下书页，然后提起笔画两下，他耳朵里还是塞着耳机，嘴角微微地上扬。

一定是很好听的音乐吧，不知道他会喜欢哪个歌手。宋佳南偷偷地想，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给他推荐小野丽莎的专辑，那个在巴西长大的日本人，她那略带沙哑极富磁性的嗓音里充满了浓浓的怀旧情调，有几分浪漫几分闲散，好像凉爽的微风与和煦的阳光在耳边呢喃，淡淡的的感觉，就像他身上的气息。

他手边的一堆书里面有一本王后雄的《数学高考完全解读》，好像是强化班人手一本的金牌辅导书，她连忙拿纸记下来了。忽然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她转过头去，那个人正好奇地看着她的便签条，然后拉了椅子坐下来，很不屑地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数学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参考书，没天分的人还是省省吧，拼死了都不会学得好的。”

宋佳南负气地扭过头去，装作没看到，于是段嘉辰笑嘻嘻地扯了扯她的书：“生气了呀，我说的是实话，你别买那些破烂参考书，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了。”

宋佳南觉得他很聒噪，狠狠地瞪他一眼：“段嘉辰，你数学考了多少分在这里耀武扬威的。”

“143，怎么样，一般吧，主要是那个阅卷老师太刻薄了，我少写了几个步骤她手下一点儿都不留情，逮到了死扣分，要说难度，也就是最后一道题最后一个问比较难，时间不够没做出来。”段嘉辰得意扬扬地晃动着椅子，岂料后面一个人走过来，被椅子撞了一下，手里的大堆书“哗啦”一下都掉

到了地上，一下子把图书馆看书的人都吓了一跳。

宋佳南也被惊得站起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们身上，除了苏立。她尴尬地看了一眼那个纹丝不动的男生，然后手忙脚乱地把书捡起来，抱起自己的书就往外走。

连苏立都没来得及再看一眼。

回到教室，她收拾书包准备走人，段嘉辰又笑嘻嘻地黏了上来：“宋佳南，你数学没考好脾气就这么大呀，太经不住打击了。”

“有本事你就到强化班跟他们比去，别拿我找自信。”宋佳南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，背起书包抓起钥匙就走。

段嘉辰喊住她，然后从乱七八糟的抽屉里翻出一本非常新的书递过去：

“王后雄，我以前买的，一页都没翻过，你拿去用好了。”

她疑惑地看着他，看得段嘉辰很不自在，硬是把书塞到了她手里：“咱俩都是幼儿园同学了，多少年的革命友情了，对了，你英语笔记借给我抄抄，我这次勉强及格，英语老师都快要把我杀了，你看我们这样算是互帮互助了。”

宋佳南笑起来，接过那本书，然后掏出英语笔记递给他：“别弄折了，后天一定要还给我。”

在老师办公室整理试卷耽误了一点时间，宋佳南去取车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，在漆黑的走廊尽头，透过玻璃窗，她抬头看远处星星点点的微光，以及无数的暗影，压抑得可怕。

楼道的灯不亮了，她一个人站在黑洞洞的楼梯口，慢慢地扶着扶手小心翼翼地踱步往下走，即使是这样，最后一级台阶还是一脚踏空，吓得她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

忽然在下一层的台阶上，一丝微弱的光芒亮起来，脚步声随之响起，仿佛看到救命稻草一般，宋佳南连忙加快了脚步，即便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无疑那个背影是她熟悉的背影，出奇地熟悉。

苏立手里握着一个有小灯的钥匙扣，微弱的白色光芒照亮了脚下的台阶，他臂弯里夹着一叠试卷，看样子也是刚整理完试卷回来，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在他头顶上轻微的脚步声，宋佳南想，他一定又塞着耳机在听音乐。

三层楼，每一级台阶，她跟在他后面走，连步调都和他一致，他转弯的时候她也转弯。风吹起他手里的试卷，哗哗作响，很清脆的声音，撩拨着她的心弦。

细小的尘埃在苍白色的微弱光芒中舞蹈，和她跳动不止的心踏着一样的节拍。

看着他的背影，宋佳南忽然就想，如果这段路没有尽头，那么是不是一直这样走下去？如果他回头看到她，她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？

可是她是那么渺小和自卑，连看他一眼都要小心翼翼，即使他回头看到自己，第二天再见面时亦不会再注意到她，对他来说，自己永远都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。

就让她保留一点只属于她自己的小秘密吧。

苏立并没有去车库，而是径直向校门口走去，宋佳南看见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在门口，然后他走过去钻进车里，车开动，转眼就不见了影子。

她默默地回车库取车，有些欢喜又有些惆怅，苏立的脸在她脑海里明了又灭，那样阴郁的一个男生，眉眼之间总是淡淡的化不开的愁思，可就是这样，他还是吸引了她全部的注意力。

她暗暗地告诉自己，也许人都是以貌取人的，苏立那么出众，自己可能不去关注的。

宋佳南慢慢地骑着车，一路上都是霓虹闪烁的光亮，她走到熟悉的书店里面，认真地挑选了参考书，又去了经常去的音像店，把小野丽莎的新专辑买了下来。

做完这一切她终于缓缓地展露出笑容，迎着初夏凉爽的风，暗暗地给自己加油打气。

暑假的日子过得飞快，宋佳南过着属于自己的安静日子，写写暑假作业，给自己制订了学习计划，努力地完成，朋友喊她出去玩她都没有应允。在开学前几天来给她讲数学的段嘉辰还是多少带了些喧闹给她。

“这里添一条辅助线，再作高，然后就可以了呀。”

“喂，段嘉辰，等等，这里是哪里呀？”

“宋佳南你笨死了，这里呀，你添这里，然后作高，已知这里的长度，再求这边的，会了吧？”

她艰难地咬了咬嘴唇：“还是不会，你说慢一点，我反应不过来。”

段嘉辰垂头丧气地瘫在椅子上：“宋佳南你真是够笨的，我不管了，我早就说过没天分的人不要学数学，否则就是自己折磨自己。”

“我哪里情愿学数学，我都恨死这个鬼东西了，要不是高考要考，我现

在哪里要拼死拼活地做数学题，每次考数学前我都紧张得睡不着觉。”宋佳南微微地把头垂下去，“我知道学数学要天分，可是我真的不开窍呀。”

段嘉辰听了有些懊悔：“好了好了，对不起，我话说得太重了，慢慢来，既然考不到高分那就保住基本分好了，如果不是特别变态的试卷，基本分能有110分到120分。”

“你看这道题考的就是等差数列……”

门锁轻轻地转动，满头大汗的中年妇女拎着几个塑料袋进门，宋佳南看到她连忙丢下手里的笔跑过去：“妈，我来帮你。”

段嘉辰也站起来，宋妈妈连忙摆手，“不用，不用，刚买了西瓜回来，南南先帮我把它放冰箱里，等小辰走的时候拿半个走，今天西瓜可好了，都是沙瓤的。”

段嘉辰讪讪地笑：“阿姨不用了，我今天去叔叔家吃饭，不方便。”

“唉，咱们都邻居那么多年了还跟阿姨客气。对了，我家南南的数学太差了，期末考试居然连平均分都没到，这可急死我了，还好上次遇见你妈……”

宋妈妈越说越兴奋，宋佳南连忙打断她：“妈，我还有几道题目要问段嘉辰，您先去忙吧，西瓜我给放起来。”

“行，南南你可要好好跟人家小辰学学，那我先忙去了。”

屋子里又恢复了宁静，灼热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把热气播散到空气中，空调吹出阵阵凉风，把学案、参考书吹得“哗哗”作响。

段嘉辰被表扬得脸上有些不自在，半天没回过神来，而宋佳南则被停在窗台上唧唧喳喳的麻雀吸引住了全部的注意力，小高层倒是很少见到这种飞行的活物，她不由得偷偷笑起来。

他拿起学案，看到一个错误的解答，想喊宋佳南改正，刚抬起眼睛却愣住了，半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张了张嘴又闭起来。

她歪着头，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，仿佛看着什么入神，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她的脸上，她不知道在笑什么，洁白的牙齿露了出来，嘴角边的小酒窝深深地陷下去，那双眼睛鲜活灵动，好似清晨露珠在荷叶上滚动，笑意一直抵到眼底。

只是在那一瞬间，他的心狠狠地被撞了一下，理智告诉段嘉辰这样肆无

忌惮地看一个女孩子是不对的，但他竟没有办法把目光从她脸上移开。

她洁白无瑕的地脸庞就像阳光一样，在重重云层幽暗中猛烈地绽放，耀眼得让人怦然心动。

宋佳南倒是没有觉察到段嘉辰的异样，窗外的麻雀扇扇翅膀飞走了，她也转过头来，看到段嘉辰目光放空的样子，伸手在他眼前挥挥：“想什么呢？”

他吓了一跳，连忙回神，顺手拿起那份学案做掩饰：“没，这里错了。”

“啊——又错了呀？我好不容易才做出来的。”宋佳南沮丧地拿起笔，“一想到数学我就头疼呀。段嘉辰呀，为什么你数学那么好，要是分给我一半就好了。”

他忽然不知所措起来：“要是能分我肯定分给你一半。”

这次居然没有打击她，倒让宋佳南觉得有些意外，小小的欣喜在眼中一闪而过，然后她笑起来，一边检查一边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段嘉辰，有时候你特别喜欢打击我，可是有时候你对我又不错，真是让人讨厌不起来——哎呀，我把三角函数公式记错了。”

她手忙脚乱地拿透明胶去粘掉错误的步骤，习惯性地抿着嘴巴，紧张地写着计算公式的每一个步骤。只是如此寻常的动作，却在段嘉辰心里荡起阵阵的涟漪。

讲完作业，段嘉辰说要出去吃饭，宋妈妈也没留他，让宋佳南切了半个西瓜帮他拎过去。外面的天火热，热得宋佳南都懒得开口说话，而段嘉辰也反常的沉默。

他们走到段嘉辰家的楼下，宋佳南一刻也不想在外面待，连忙说自己要回家继续吹空调，段嘉辰忽然想说些什么，便叫住她：“唉，那个，那个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宋佳南又把伸出去脚缩了回来，“什么事？”

他却忽然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抓抓头发：“那个，我……”支吾了半天也没有话题可以搭上。

宋佳南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，有些不耐烦：“段嘉辰，有什么话你倒是说呀，天热死了，你总不能让我干站在这里吧！”

“没事，没事，我就是问问你什么时候去学校，几点钟？”

“哦，这叫什么问题呀？当然是早上九点去报到，还要带学费的，不要忘记了。”宋佳南挥挥手，“我先走了，要是还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我好了。”

手里还捧着那半个西瓜，沁凉的水滴落在干燥的地方，仿佛一瞬间就蒸腾得无影无踪，段嘉辰的心情有一点焦躁，但是又有一丝凉意，好像是浸在柠檬水里的感觉，说不出的舒爽。

要准备开学，宋佳南打算去书店把老师列出的参考书目买一下，她在书城逛了很长时间，然后去麦当劳买了一个甜筒奖励自己。

她在地铁站等车，来来往往的都是年轻的女孩子，穿着时尚，打扮得甜美可爱。吊带裙，牛仔裤，闪亮亮的首饰，让她看花了眼，而她自己，映在明晃晃的柱子上面那个穿着普通运动T恤短裤的女孩，一张平淡无奇的脸，甚至有些不合年龄的老成，似乎和周围格格不入。

她既不漂亮，又没有骄人的成绩，就像是沙滩上的一粒沙子，再平常不过了。但愿上了大学自己也会蜕变，变成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人。

列车飞速地在她身边开过，然后缓缓地停下来，自动门开启，有人走下来，她随着人群涌进去，车厢里人很多，她被挤得倚在栏杆上，看周围的人们。忽然一个人影落到了她的眼睛里，这么熟悉的身影，除了苏立还能有谁。

她眼前一亮，想往前走，可以更近地看他，可是车厢里人满满的，连喘气都觉得艰难，好不容易等到车靠站了，她才能够往前挪一点，可是苏立的人影一晃，跟着人群走出车厢然后消失了。

车门缓缓地合上，透白的光芒慢慢地消失，像幕布一样慢慢闭合在间隙里，好像隔开了两个世界，将凝结的视线切断。

宋佳南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觉得没有那么尴尬地正面遇见他，反倒是一件好事。

暑假过去了，就会有更多的机会看见他，想到这里，她觉得心情不错。

开学第二天照例进行摸底考试，年级所有的学生打乱，然后按照教务处的系统编排考场，宋佳南很幸运地留在了自己的班级，正好坐在段嘉辰的位置上。

段嘉辰桌子上面很干净，倒是没有一般男生在桌面涂涂画画的喜好，宋佳南跟正在整理书包的段嘉辰搭话：“要是坐在你位置上面可以借一点好运气就好了。我真的好害怕数学。”

“你认真看清楚题目就没事了，最后两道大题目只要把前面简单的部分做出来就好了。”段嘉辰笑起来，“你要是考好了就请我吃饭。”

“那没问题，我要是数学考好了，我妈都要请你吃呢。”

段嘉辰背起书包：“我在三班考，考完就直接回家了，要是你复习的物理化学上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。走了，加油！”

宋佳南亦挥挥手：“嗯，你也加油！”

窗外白晃晃的阳光，铺天盖地，九月的天还是带着夏日的余韵。教学楼两边是枝叶繁茂的梧桐，每年夏天，整条路都浓阴密布。

班级的人进了又出，她托着脑袋看着外面的阳光，电风扇在头顶“呼呼”地转个不停，然后有人走到她前面坐下来，把窗户往前推了推，宋佳南抬头一看，苏立正坐在她前面的位置上，从书包里掏出一支笔，然后静静地一个人坐着。

因为还未正式开学，他没有穿校服，淡蓝色的衬衫很合他的气质，他闭着眼睛，还是一贯地塞着耳机，声音很大，宋佳南能够依稀地分辨断断续续的歌词，“Thank you for breaking my heart.Thank you for tearing me up.Now I am a strong,strong heart.”

是 Sinead O' Connor 的歌，那个敏感忧愁的爱尔兰女人的歌。

宋佳南默默地注视着前面这个清瘦孤独的男孩子，她忽然想到每次遇到他，总是习惯了他的背影，他仿佛毫不知觉一样，兀自地清冷。

他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中，她在自己的世界里杜撰他的故事。

教室里飞速转动的电风扇让宋佳南不由得一阵心烦意乱，笔下的数学符号变幻成一个个调皮的音符，不安分地抖动，她觉得眼花，耳边响起某首很讨厌的歌曲，怎么也挥之不去。

忽然寂静的教室里一声“报告”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维，声音很轻，很低沉，可是却奇异地穿透了宋佳南耳边诡异的音乐，有一种莫名的忧伤，但是说不出的让人感到安心。她抬起头，看到前面的男生站起来道：“老师，借一把尺。”

监考老师从后面走过来，顺手拿起宋佳南桌子上的尺，递给他，宋佳南一惊，然后低下头去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，心思却在前面那个人身上。

不一会儿，尺子被原路返回，塑料和木板相接触的声音拉回了宋佳南的思绪，而那双修长的手又收了回去，她能够看到的也不过是背影而已。

她握住那把尺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埋头开始认真地做题。

最后两道大题照样是老师的撒手锏，宋佳南无奈地趴在桌子上满心愤恨，

这么难的题目去考爱因斯坦算了，拿出来难倒我们真的很有成就感吗？

算了，即使不做基本分数也到手了，看来暑假的复习计划还是有点成效的，她决定从头到尾地认真检查一遍，无意中抬起头，却看见苏立托着脑袋专注地望着窗外发呆。

初秋的天空碧蓝得紧，是那种明亮深邃的蓝，大片大片的云，厚重地堆在一起，在天空中迅速地变化流动，就像小时候啃不完的棉花糖，丝丝甜甜的都是小小的快乐。

原来他在看这个，宋佳南低低地笑起来，把目光从美景上收了回来，却无意地看见苏立的数学试卷露了好大一半在外面，最后一道大题赫然呈现在眼前，一清二楚。

她吓了一跳，连忙把头埋得低低的，生怕坐在最后的监考老师走上来敲她的桌子，可是她又忍不住想去看那道辅助线是怎么画的，凭着第一眼的印象，她试探着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，居然也琢磨出来了个大概。

苏立还是那个样子，微微抬起下巴默默地注视窗外，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。

每次都是他第一个出教室，背起书包一言不发，即使有人上前想要跟他对答案，他也只是淡淡地回应“我不敢肯定”“可能是这样的，要不你再找别人问问”或者是“考过了就算了，好好准备下一场，影响了心情就会影响发挥”。

宋佳南看着他的样子，忽然从心底生出一股忧伤，她有些开始痛恨自己的自卑和胆怯，苏立就坐在她前面，她却沒有勇气跟他对答案：“第六道选择题选什么？”

她只能在背后偷偷地看他，他握笔的姿势，发呆的样子，还有闭上眼睛怡然自得的神态。

三天的摸底考试让这群暑假玩闹得散了心的孩子彻底地蔫下去了，整个课堂也死气沉沉的，班主任、任课老师轮流苦口婆心地教育，高考的压力接踵而来。

宋佳南却为数学成绩的突飞猛进而发愁，数学老师当堂点名表扬，很多人用惊讶并且略带怀疑的目光看着她，只有段嘉辰笑嘻嘻地邀功：“都是我暑假给她硬塞的结果。”

一旁的张静康笑得有些勉强：“段嘉辰，怎么也不见你给我补补课？宋